

春随杨柳归

■山里人

住在江南，垂柳是时常可以见的，而最为养眼的盛宴，当在春天。

农历二月，东风是软的，徐徐吹到堤岸时，总喜欢绕着垂柳转上几个圈，似乎特别钟情那粘在柳枝上的芽孢。如是，江河、湖荡、塘湾边的柳枝，一日看似一日，枝条从褐色或深褐色，渐转为蓬松的肥嫩的鹅黄，继而从浅黄到黄绿相间，再到细丝嫩绿，待到枝条被揉成半透明的绿，不出两三天，也就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了。

唐天宝三年(744)新春，贺知章告老还乡，经由京杭大运河回越州老家(也不知在三塔湾有否做过短暂停留)。诗人远望沿途两岸，杨柳青青，细长的枝条，如绿丝绦带，迎风曼舞，枝上的叶片，鲜嫩欲滴，葱翠袅娜；近看，倒映水中的柳影，碎了——碎成一瓣瓣的绿，荡到船边又拼接在了一块。触景生情，匠心独运，把拂面和风想象成姑娘绣花的剪刀，即景写下《咏柳》。

这之前两年，被贺知章称为

“谪仙人”的李白，曾写过“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”，在太白看来，春天在蜡梅凋零中走来，也在柳条发芽时回归。在季真返乡当年夏秋，李白离开长安南下，探访忘年交贺知章，且感叹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。”“柳”者，“留”也，离愁别情，可见一斑。

之后的白居易也喜欢杨柳，诗句“叶含浓露如啼眼，枝袅轻风似舞腰”，拟人入神，呵护有加。有说唐教坊曲——《杨柳枝》为乐天首创，也有说与刘禹锡有关。因为梦得写《杨柳枝词》亦浑然天成，许是不少人耳熟能详——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

杨也，柳也，杨柳也。关于这个命题，诗家几近不分彼此，而药物学家倒是分得清清楚楚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记有：“杨枝硬而扬起，故谓之杨，柳枝弱而垂流，故谓之柳，盖一类二种也。”即：枝条硬而向上长的，为“杨”；枝条软且下垂的，称“柳”，但两者同属一科。在《上海植物志》中，“杨柳科”有乔木四种：垂

柳、腺柳、旱柳毛、白杨，以及棉花柳和簸箕柳两种灌木。嘉兴近邻上海，基本上类同。

我喜欢垂柳。至于原因，许是“花和尚倒拔垂杨柳”的神力与豪气；许是“两弯杨柳叶吊梢眉”的风韵与干练；许是南湖的湖边柳，烟雨楼下，红船、游船，微风起，青丝般缕缕柳条，垂悬飘摇，枝梢拂过水面，就像是大自然这位狂草圣手，握握如椽狼毫，在粼粼银光里，自若书写“一湖八水”生态文明篇章；也许还有也许。

“桥东桥西好杨柳，人来人去唱歌行。”(刘禹锡《杨柳枝》)想起来了，我有时到范蠡湖，会路过杨柳湾，也深信湾里杨柳始植于北宋。记得自己还即兴说过一回不大着调的顺口溜：湾内多民居，道旁柔条冉。看那柳如烟，笔底系江南。至于这笔底系江南的人，当然不是他人，而是丰子恺。

1930年春，丰子恺举家迁居杨柳湾。于是，“TK”先生因生于石门湾，居于江湾、寓于杨柳湾，故而有人称其“三湾先生”。

我曾看过丰子恺的漫画，有段赞美杨柳的文字实在精辟，先

生是这样写的：“杨柳的主要美点，是其下垂。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。它长得很快，而且很高；但是越长得高，越垂得低。千万条陌头细柳，条条不忘记根本，常常俯首顾着下面，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。”之后每每见到垂柳，会有所思有所悟，只是行起来有点儿难。

较之漫笔，丰子恺的漫画更胜一筹。早在1923—1924年，在浙江一所中学任教的先生，往往将所闻所感随手描出。后来，其作品在上海《文学周报》连载；再后来，有了《子恺漫画》集。

“画人难画手，画树难画柳。”在杨柳湾的日子里，先生潜心创作了诸多佳作，比如《春风杨柳唱歌声》《燕归人未归》。淡墨、青绿、浅粉洇开，一抹江南绿，一份人情，便淌进了素宣。

《诗经》曰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又有南朝人费昶说：“水逐桃花去，春随杨柳归。杨柳何时归，袅袅复依依。”

春上，为这“袅袅复依依”，我便来到了南湖。

■林秀英

年底逛商场，一眼看中两件毛衣。一件大红色，正宗的中国红，想着大年初一穿上该多应景；另一件暖灰色，售货员说这叫“知性灰”。两件都是软软的纯羊毛材质，摸在手心，又轻又暖。

大年初一，我穿上红毛衣，配黑色伞裙，站在镜前照了又照。红色衬得人喜气，伞裙压住张扬，说不出的妥帖。女儿拍照发到家族群，亲戚纷纷点赞。走在小区里，连门卫大爷都多看一眼：“这身穿得精神！”

初三，我换上那件灰的，配黑色包臀裙。那灰色远看素净，近看却泛着暖调光泽，像冬日午后一小片阳光落在身上。去亲戚家拜年，几个学生围过来：“老师你怎么不会老的？”明知是客气话，心里还是漾开一圈圈欢喜。

谁能想到呢。初五那天，想着两件毛衣该洗了，竟也忘了看看洗标，随手就塞进了洗衣机。还特意选了“温柔模式”，用的冷水，心想应该没事——按下启动键时，我嘴里还在哼着歌。打开盖子瞬间，我愣住了。两件毛衣小得不成样子，红的缩成一团，灰的紧紧巴巴，拎起来竟成了小孩的衣服。往头上套，连脑袋都塞不进去。新衣只穿一回，就这么毁了？想起那些回头率、夸赞、欢喜还热乎着，衣服却穿不进了。

我不死心。弟媳说淘宝有“毛衣还原剂”，好多人都说有用。我赶紧下单，温水浸泡，定时揉搓，小心拉伸，最后还听人指点，特意拿去巷口裁缝店请老板帮忙蒸汽熨烫。老板娘一看就笑了：“洗坏了是吧？常有的事。”她一边烫一边帮我小心拉伸，我看着毛衣在她手下一寸寸变长，心里又燃起希望。可晾干一试，灰的还是套不进去，红的勉强穿上，却紧巴巴的，领口歪了，袖子一长一短，像被胡乱捏过的泥人。我换了一家网店又试了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两次买毛衣还原剂花的钱，快够买件新毛衣了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两件委屈巴巴的毛衣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话：好东西都是脆弱的。丝绸怕晒，羊绒怕洗，瓷器怕碰。越是金贵的东西，越经不起粗心。可人偏偏是这样——总是先把好的穿在身上，等到弄坏了才想起来，哦，原来它经不起这么折腾。

我转念一想，过年那几天的欢喜是真的。门卫大爷那声夸赞、学生们那句“不会老的”、镜前照了又照的那些时刻——那些都是真的，实实在在，谁也拿不走。衣服缩水了，可那些瞬间没有缩水。

我把两件毛衣叠好，放进衣柜角落。衣服穿在身上是一回事，穿在记忆里是另一回事。大年初一的回头率、饭桌上的夸赞、照片里定格的那些笑——那些才是它们真正留给我的。至于后来缩水了，变形了，那是后来的事。

人这一生，多少东西不是这样？来过，美过，惊艳过，然后悄悄缩水，变成角落里的一小团。你看着它，不懊恼，也不遗憾。你知道它替你暖过一阵子，也替你美过一阵子。

这就够了。那毛衣的暖，早已暖过我，也暖过那个年。

不结籽的油菜花

■蒋根其

车从嘉兴出发，天还没亮透。往南上了高速，新滕在北面，不路过。但我还是往那个方向多看了两眼——知道它在那边，就行了。

这次去婺源，车上倒热闹。四个新滕老乡，说起来都认识。其中一个也是公安退休的，递我支烟，我摆摆手没接，他笑笑自己点上了。秀洲公安退休的女民警坐在我后排，朝我点了点头。我老婆、姐姐、妹妹坐在第二排，姐姐说婺源的油菜花有名，妹妹低头查天气预报，说都是晴天。我靠着窗，没吭声，看窗外天一点点亮起来。

车进江西，隧道一个接一个。每次从黑夜里钻出来，窗外就泼进来一片黄，晃得人眨眼。一车人举着手机，我心里却静：这黄，不是我认得的那种。

到了，那黄才劈头盖脸涌来。从这山漫到那山，灌满每一层梯田。黄得泼辣。导游说这叫“梯田花海”。我忽然冒出个念头：“花开得这么旺，咋不见蜜蜂？”“专门种来看的，不结籽，蜜蜂不来。”

我怔住了。望着这片开得热闹却静得奇怪的花，心里空了一角。另一片更沉更厚的黄，从记忆深处漫上来——那是嘉兴新滕桃园乡劳武大队第六生产队，我老家。我老家的油菜花，是“算”出来的。

生产队那会儿，队长、会计蹲在墙根安排明年的地。哪片种油菜，哪片种麦子，种了双季稻的就种花草肥田。开春后几十亩庄稼望不到边，花开得整整齐齐，像谁拿尺子量过。菜籽晒干送粮站，大黑磅秤“哐当”一响，过完秤钱算队里的，年底分红。

后来地分了。八几年抓阄，我跟弟弟各抓各的，我家分到村东头四亩。田里景象“乱”了，人心里的算盘没乱——都知道种油菜划得来。一到春天，大片大片的田，还是不约而同地黄成一片。那黄，从集体整齐划一的黄，变成了各家账本上自己盘算的黄。

村民收了菜籽不再往粮站送，自家拎到油坊，换回黄亮亮的油。炒菜香是往下走的，落到饭碗里，吃到人身上长力气。

种油菜得先育苗，长到一拃高，再一棵一棵拔出来种。父亲在前头打沟，母亲跟在后面放苗，我们小孩培土。一行一行，笔直，种下去的是苗，心里想的是来年的油。

我们小孩把油菜花地当成迷宫，在比人高的花秆里疯跑。有一回我看花看出神，在暖烘烘的花香里睡过去。父亲循着嘶声，把我从花棵深处捞出来，拍掉我满头黄粉，骂道：“这小猪，倒会享福。”姐姐领着我跟在父亲后头回家，田埂上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父亲母亲早已不在了。想起来，还是那个画面最清楚：父亲打沟，母亲栽苗，我跟在后头培土。一行一行，从地这头到地那头。他们一辈子就这么弯着腰，把我们姐弟几个拉扯大。

后来我当了兵，干过警察，如今也退了休。心里最踏实的，还是想起那会儿跟在父母后头，在油菜地里忙活的日子。那时的花，跟日子长在一起，是呼出的气，是使出的力。不像眼前这片，好看，却像隔着一层干净的玻璃。

身边的人还在拍。老婆举着手机喊我站过去，我走过去，站在不结籽的花里，让她们拍了一张。屏幕里的花鲜艳清晰，却有些扁平。我心里的花，是父亲鞋帮上甩不掉的泥，是那年田埂上被夕阳拉长的影子。

车子发动了。那片黄在暮色里暗下去，像要熄了。回来的路上老婆问，婺源的油菜花好不好看。我说好看。她又问跟小时候比呢。我没回答，想起母亲常说的：“好看是好看，过日子还得靠它打油。”

走了许多路，看了许多风景。眼前的花开得再艳，也结不出日子的籽。心里的那块田，集体的时候收成卖给粮站，分到户后收成换成自家的油，年年还在打。人靠这点油星星，才熬得住往后的日子。回到家，我把照片翻出来看了看，又收起来了。窗外天已黑透。想起父亲捞我出来时手上的温度。那些东西照片里没有，但心里有。这就够了。

过几天，我打算回一趟新滕，去老家的地里看看。不知道现在还种不种油菜，不知道那儿的蜜蜂，还忙不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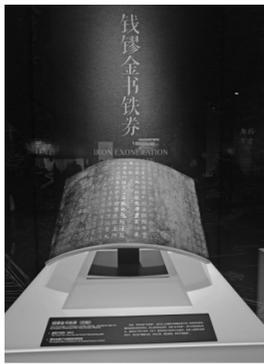
从《太平年》到竹林八圩

下来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，其真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我在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里见到的是钱镠金书铁券的复制品。铁券呈拱瓦形状，长52厘米，宽29.8厘米，厚0.4厘米，上有342个金字。虽是复制品，也足以让人屏息。这份“免死金牌”，是一份信任，也是一个家族的坚守。吴越王钱镠终身未称帝，始终奉中原为正朔。吴越国三代五王恪守“善事中原”的祖训，最终纳土归宋，使江南百万生灵免于战火涂炭，这份家国胸襟和仁慈，早已超越了铁券赋予的特权。

谁也不会想到吧，历史的丝线，将千里之外的王朝盛事、王侯之家的往事与竹林八圩这方土地紧紧相连了。与这份珍贵的“免死金牌”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事件，竟与竹林八圩这样一处“弹丸之地”结下过不解之缘。

这缘分，便藏在《铁券东归诗》的墨迹里，藏在竹林沈氏听松阁的典藏中，更藏在《孟庐札记》和《竹林八圩志》的字里行间。

明洪武二年，即公元1369年，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，欲效仿前朝颁发铁券犒赏功臣，却苦于不知其形制。大学士危素进言说，吴越王钱镠的十五世孙钱尚德家藏有唐代铁券。于是，一道圣旨下至天台，钱尚德奉旨献券。朱元璋御览后，感念钱氏



作者供图

的忠义，以礼遣还。这便是“铁券东归”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。

当时，很多文人写诗作文记录此事，其中就有明初政坛和文坛的三位名人：刘基、宋濂、王祜。这份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

书法艺术的卷轴，后为竹林人沈可培所得。沈可培，清朝乾隆年间学者，他的仕途生涯并不算顺畅，做个几个地方的知县后便辞官研究学问，在山东潞河、涿源、云门等书院任山长。年老归乡后，受嘉兴郡守伊汤安之请任鸳湖书院山长。

沈可培的儿子沈铭彝在晚年整理了父亲的部分收藏和诗文于《孟庐札记》中，《铁券》一文被收录在第五卷。他写道：“先

■竹子

刷完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，五代十国的硝烟与烽火仿佛还在眼前缭绕，钱弘俶、石敬瑭、耶律德光……那些曾经只在中学历史课本里的名字突然都有了具体的形象。“五代十国”承唐启宋的72年，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。大多数人挖疮磨瘁勉强记住了“梁唐晋汉周”的五代，还有的人依然记不住那“十国”究竟是哪十国。

我意犹未尽，于是在陌上花开时节，驱车赴临安，算是附庸了古人“驱车登古原”的风雅。

吴越文化博物馆的展柜里，秘色瓷的“千峰翠色”在灯光下流转，水丘氏墓出土的褐彩云纹熏炉气势恢宏，皮囊壶上的游牧民族器型与南方青瓷工艺完美交融，让人不禁揣想，千年前的匠人是怀着怎样的虔诚，才将一抔泥土烧制成了永恒。而我此行的重心，是那方赫赫有名的金书铁券。

公元895年，钱镠奉命讨伐平定了董昌叛乱，统一两浙。两年后的897年8月，唐昭宗赏赐钱镠金书铁券以表彰他的功绩。铁券许诺“卿怨九死，子孙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。”

钱镠金书铁券是目前保存

半夜电话

■许宏林

江南的夜色沉得像化不开的墨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在卧室内回荡。凌晨一点多，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嗡嗡的声响惊醒了熟睡的我。迷迷糊糊中摸过手机，屏幕上跳动着“老方”两个字，瞬间清醒了大半。我赶紧边接通电话边移步到客厅，电话那头传来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的声音，“老许，没吵着你吧？我喝了点酒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，听听你的声音，跟你唠唠。”我按捺不住激动说，“咱们”

老方，是我军校同学，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当年在军校里，他是最热心的一个同学。三十年后，这份热心也一点没变。老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铿锵有力，语速时快时慢，偶尔会停顿一下，像是在回忆那些难忘的瞬间。他说，前几天在菜场碰到几位老战友，一眼就认出了彼此，虽然好多年没见面

了，可一开口，还是当年那股子爽朗劲儿。大家就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小聚，围着桌子聊起了各自的现状：老张自谋职业在老家开了公司，凭着灵性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；老李在市里机关部门工作，勤勤恳恳熬到了中层，每天过得充实又安稳；老王提前退休了，在家接送孙子上学，日子过得清闲自在。“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头发都白了不少，可一见面，还是当年那股子劲儿，说话一点都不生分，就像昨天还在一起训练，一起站岗一样。”他的语气里，既有久别重逢的欣慰，也有几分岁月的沧桑，还有藏不住的怀念。

不知道是酒意上涌，还是心底的家国情怀被瞬间触动，老方的声音激昂起来，语速也快了许许多，带着几分军人特有的豪情和斗志，“老伙计，你说要是现在国家需要，咱们是不是还能像当年一样，闻令而动？咱们退伍不褪色，军人的责任刻在骨子里！”我也对着手机斩钉截铁说，“咱们虽然转业了，但军人的血性还在，若有战，召必回。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绝不退缩，绝不

掉链子！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，笑声里满是默契，还有几分酒后的畅快，“好小子，还是当年那个脾气！一点都没变，我就知道，你跟我一样，咱心里始终装着这口气，装着咱们的国家。”

老方说，军校一毕业，我们分配到天南海北，有的战友已经三十年没见面了。大家常在微信朋友圈里“见面”，看看彼此的动态，点个赞、留个言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“隔着屏幕聊天，终究不如打一通电话来得实在，能听听你的声音，哪怕是瞎聊几句，心里也舒坦多了。”我深有感触，如今我们，各自都忙碌着，见面的机会不多，微信群里的寒暄，终究抵不过一句真切的话、一通敞亮的电话。

我们就这样你一言、我一语聊着，聊当年训练时的趣事，聊那时站岗时的坚守，聊脱下军装时的不舍，聊现在孩子的成长，聊当下父母的安康，聊往后的日子。没有丝毫的隔阂，没有多余的客套，不用小心翼翼地斟酌话语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份直

白与敞亮，那份真诚与坦荡，只有一起打过枪的战友，才能读懂这份默契与深情。我们的青春年华在军营里度过，一起扛过责任，一起流过汗，一起吃过苦。如今，我们都已年过半百，岁月染白了双鬓，皱纹爬上了额头，亲历了世间的人情冷暖，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这份至真至纯的战友情，不掺杂任何功利色彩，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。

身边的鸟人常说，这么大了，半夜三更打电话，真是瞎折腾。可这份“瞎折腾”，从来不是无意义的消遣，而是战友之间真挚的情感流露。这样的半夜电话，一年下来总会有两三次。有时是某个战友喝兴奋了，想到了我就打个电话，说说心里的话；有时是某个战友遇到了烦心事，一通电话打过来，不用安慰、不用开导，聊完之后，烦心事就过去了。

窗外的鸟儿开始叽叽喳喳地鸣叫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想起半夜那跨越千里的电话，我心里满是温暖。我知道，这份战友情谊，是我们历经岁月洗礼后，最珍贵、最值得珍藏的财富。